

上周末南下高雄游玩，其实早就不是第一次。记得五月时王安忆老师去台湾中山大学演讲，我和学妹去旁听，还曾借住在西子湾边上的青年旅社。王老师担心我们住得不好，还特地到这家小旅社参观。其实台湾遍地民宿，小悠悠却五脏俱全，我住过不下二十个，更有过数十位流转的女生室友，都是萍水相逢，一别永别。

五月那时天气已经酷热，白天无论做什么都会显得汗涔涔。岛屿的南部，一年里有快一半时间耽溺暑天，溽热正大光明盘踞，我对南部的记忆一向如此。有一日我和学妹特地穿过校园走到海边，大汗淋漓，看许多垂钓爱好者越过警戒线，沉静地呆坐在海岸边。远远的人声、教室的铃声，此起彼伏，悠扬又缓慢。而这个山海围绕的港都，不知为什么总会令我想起旧年故乡的一些小景小事，不作数却又难以忘尽。恐怕这也是我客居他乡，隔一阵就会想要造访它的原因之一。

旗鼓的渡轮口，就坐落在中山大学隧道边。几座白色游艇闲置，与宜兰的南方澳有相似景致。但真正能将乘客载去旗津港的交通工具，则像是小时候我们坐过的摆渡船。地铁时代，已经彻底将上海“渔村”、“海浦”的遗风稀释殆尽。殊不知如今已沦为观光工具的，往返黄浦江两岸的摆渡船，曾经是我这一代青年人都尚未

忘却的童年往事。孩子们大概也不会知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轮渡客运也曾是全球最繁忙的轮渡航线之一。

旧年里那十八条轮渡

说说那港都

张怡微

线供给上下班、上下学的通勤，同饮一江水却“宁要浦西一张床”的睥睨，另有自行车王国的美誉，“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的女声，可说在同时期荟萃成我最怀念的申城旧景，如今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唯有路名中的“浜”、“塘”、“泾”、“湾”提醒着新上海人此地也曾是威尼斯般河道纵横的水城。我怀念的，也无非是曾经无足称奇的寻常，到如今却沦为难以名状的乡愁。令人意外的是，前后也不过相隔短短二十年而已。

我在小栗康平的电影《泥之河》中看到的河道与小船，童年在宜山路桥下好像也见过，那个在河道边奔跑着追赶船只的男孩，小闸镇上成长过一代又一代。夏天时我去了一次东京，在浅草桥附近的河道见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小船，不禁潸然起来。因为这样的景象，如今在上海真是极少见到了。

王老师在演讲里说，她到高雄搭渡轮时很惊讶，发现抵达岸边第一个下船的是机车（类似助动车或摩托），“让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机车在船上都

没有熄火”。她在渡轮上看到一名女生穿短裤，坐在未熄火的机车上，露出修长、健壮的腿，摸着怀里的猫和一名男子说话。“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却是这样一幅带有情欲、又剽悍的景象”。

那天我和学妹就在她身旁。轮渡靠岸时，许许多多机车从船上蜂拥而上冲上马路，白花花的大腿一片，那是隶属热带独特的身体，独特的迫不及待。台湾因为终年气温不低，摩托车是最理想的代步工具。除非在山上，不然整日里的市声几乎全为摩托车的轰鸣淹没。人在此常年的噪声之下，反而显得异常安静。

旗津港孤悬岛外，是高雄港的发源地。也曾万帆聚集，旗鼓堂皇，如今只以海鲜闻名，是著名的观光景点。两两相望的港口边，最特别是总会散落一些安静的、无人落座的椅子，看起来像家里带出来休憩用的，有藤椅、木椅、塑料椅、甚至电脑椅……看起来很热闹，却没有一个人，像一个谜。山间那些大大小小的庙宇，或阴或阳，也是岛屿奇景，我们外来客只当西洋镜看。

我还记得自己路过一座城隍庙，见入门处挂着巨大的匾额写着“你来了”，而后右边一条“阳世作事明白你有无欺己”，左边一条“阴司判断是非吾何曾放谁”，略微畏惧。而前方有人正在拜拜，带头的像是掬客的妇女对身后几人说，走了好几天了吧，家里还认识吗，财产分得顺利吗，还有什么怨仇吗，还有什么牵挂吗？好了退三步拜三天。更是心凛。

只有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尘归尘土归土，我到底是一个闯入者，既不通其灵犀，又不识其因果。我爱的，大约还是心里那个消失已久的故乡。

今晚灯谜

朱彬华

《梁祝》奏罢四和（四字新词目）

昨日谜面：百陋随水听浮沉（四字改革措施）

谜底：简化流程（注：简，书信。面为金代元好问《投书图》句）

等……秦怡那慈祥的目光宛如雕塑！

天平社区不久就成立了“高大上”的“名家坊”，旨在普及高雅艺术。而秦怡、周小燕、尚长荣等艺术家居民，就成了名家坊第一批公益讲师；哺育着社区群众文化的源

秦怡的美丽

王冷一

头。一晃7年过去，社区居民的书画展、社区艺术节开幕式、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小区健身运动会等社区的各类公益活动中，总能看到秦怡从容、优雅的身影。而在秦怡的感召下，不断有中年和更年轻的艺术义务加人。

社区的十万居民，也十分爱戴这位邻家的慈善奶奶。2012

在朋友圈看到个帖子，“古代女子的小资生活”，十二幅细细的工笔画儿都有个名目：正月夜探寒梅、二月杨柳荡秋千、三月闲亭对弈……除了“六月碧池采莲”让我哑然失笑外，别的都真心觉得很高级。只不过，吟诗、刺绣、下围棋这么高雅闲适的生活，只有以前的“老资”才当得起吧，现在的“大资”都未必，更别提为生活奔忙的“小资”了。

长假里面，碰到刚刚相过亲的某小资，伊倒是被介绍了一位除了专业领域还擅长绘画、书法与篆刻的姑娘——才女呀！后来才知道人专业就是古文硕士，正在忙着找工作呢。这要搁古代，在廊下守着一盆花花草草随便吟首诗就打发了日子，现在还得用中英文写 CV（个人简历）到处投，唉唉……

当然，现在有手机有 wifi 的日子也不是不好，就是……太忙了。刚刚七拼八凑地休了七天，下一个国定假期就得等明年了，难怪网上的“节后综合征”一片哀嚎。那套古画儿自然是照阴历算的，翻到九月，是“重阳赏菊”。虽然今年闰九月，阿拉还真没赏过菊花，倒是喝了不少石榴汁——往年秋天，上海街头就会出现不少卖糖炒栗子的推车，也算一个吃货的“一叶知秋”吧。今年不一样了，多了好多现榨石榴汁的。

其实也就是个装了半车石榴的三轮车，妙的是那个机器，石榴一切俩，每次放半个上去一压，下面有塑料杯子接着，一股三个石榴就

当上了班里的纪律委员，我为此郁闷了很久，从7岁读书开始我一直认定纪律委员是我宿命的天敌，事实确实也在朝我担心的

方向发展，他开始挑剔我不肯绕路而行，奈何马路不走横道线，下雨天在校门口的禁停区域停车让他就近下车，放学晚时会到教室门口张望……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就是上帝派来考验他能不能坚持遵守纪律的天使。

周四的时候，因为有同学要移民去英国，所以他们班级要开一个欢送会。儿子一边拉着小提琴练习《送别》一边感叹：“她就要去走魏老师的老路了，魏老师说过他在英国学语言的时候有多苦，她怎么还会想去呢？女同学果然是奇怪的。”我懒得回应他的叹息，只是一味地跟学校发的课外社团报名表较劲。社团的名字大多颇有趣而非白话的直奔主题，我们讨论了一小时的结果是：那个叫作

年2月，秦怡90大寿；大伙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她举办了“秦怡电影月”，每天播放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经典作品。组织者还请来一批文化学者，为她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秦怡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极为谦虚，但她和社区干部说道：“文化的积淀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事，但只要认真、努力并持之以恒，就会有收获有进步！”

而今年中秋，秦怡把她的感悟凝练成一句家训——勤于学习让生命更加精彩，并赠送给全体社区居民。“活着，就要拍戏。活着，就不退缩。”带着一贯的人生信念，此时，93岁的她又在青藏高原拍摄她原创剧本的影片《青海湖畔》……哦！秦怡之美，就宛如青海湖畔的大美啊！

能榨一杯。这应该不是什么很高端的设计吧，却真的让我等文科生仰慕得紧。也是因为我太忙（lǎn）了，实在没有那个剥石榴籽儿的工夫或曰耐心，真有人剥了又觉得吃起来费劲儿，不高兴嚼得太仔细——嚼得不够仔细了又觉得暴殄天

石榴哥

马塞洛

物，也对不起那剥的人儿，也不高兴。现在能一仰脖子就是仁石榴，这么又快又好，自然不能赞更多了。

更赞的还有石榴哥。我中午常常去的那个摊子，是个黑胖子在打理。他是安徽来的，说还是他们的怀远石榴最好，现在卖的都是大凉山的。我的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把怀远和怀化、安远什么的颇搞混了一阵，后来上网才搞清楚，并且知道了大凉山的会理石榴。黑胖子对家乡风物的热爱自然无可厚非，反正我也搞不清楚这两地的石榴口味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有得吃就好咯。依我朴素的农业常识，今年应该是石榴大年，能在魔都把大凉山的产品消费掉，才是物流发达的现代社会该有的样子。

石榴哥也是粗中有细之人。我后来发展到喝一杯带一杯，自备一个乐扣乐扣，让黑胖子第一杯倒出来后放回去继续装第二杯我现场喝，他随口就表扬我“环保哦”。他车上的其他装备还包括杯盖、吸

管和面纸——我后来在别的车上也看到有，所以这应该是这门生意的标配。我最近在半夜的美食街上都看到有卖石榴汁的，买来解酒喝也刚刚好。这个石榴哥更仔细，是把两头的蒂都切了再榨的。

半夜的石榴哥的旁边，是好几个代驾哥，每人守着一部L形的板车在等生意。我有时候夜班回来，也常在公交车上看到他们，不晓得是去食肆门口候场，还是代驾完了赶回来继续做。石榴哥说那板车不便宜，都要两三千呢，听得我咋舌。他的榨汁机要五百块，我觉得也不便宜。反正石榴哥也罢、代驾哥也罢，都是大都市才会冒得出来、活得下去的小生意，所以衷心希望他们继续被善待。

本着对街头食品的热爱、对乡土经济的支持，我也向许多人推荐过今年的这一新生事物，得到了很积极的回应。当然，也有人不爱喝石榴汁的，嫌这样就没有剥石榴的味道了。我也不敢说那样的同志太矫情，就……人各有志好了。反正我自己虽然贪吃，却也没有到吃了猪头肉还要肉丸汤的份上，对于这样的便捷，就还是乐观其成。谁要有兴趣，把慢慢剥石榴吃石榴的细腻风致画出来，我也欣赏的。甬说石榴哥了，您要是喜欢风（xuè）华（pén）绝（dà）代（kǒu）、万（làng）人（dàng）惊（fēng）艳（sǎo）的石榴姐，我也支持的。

母亲是飞虎队老兵

陆伟俊

9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不会忘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这使我不由想起母亲张凤岐在抗战回忆录中的记载：1945年春，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二十出头的母亲为了抗日救国而告别亲人，投笔从戎加入了美国飞虎队，从事器材供应处的英文打字员工作，有关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签发的命令、进进出出的武器弹药、名目繁多的后勤保障等相关数据都出自母亲的手。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生前在2005年9月14日，她被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参加“美国二战援华老兵访华的交流活活动”。母亲与阔别60年的飞虎队老兵罗西等人亲切会面、热烈拥抱，同时作为交流活动唯一发言的母亲激动地说：“1945年8月10日日军无条件投降了，我得知这一喜讯，真像过生日一样快乐，我们A.C.S.办公室的同事们开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会，还拍了一张集体照以资纪念。以后飞虎队的美方人员陆续分批回国。1945年11月14日，我和几个中国同事乘坐飞虎队一架运输机离开昆明，来到上海江湾机场。这段工作，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意义深远、终生难忘！今天大家欢聚一堂，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作为飞虎队老兵的光荣，也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这充分说明美国飞虎队与上海有缘。”

“去远方”的社团应该是旅行社团吧，也许会讲一些旅行的故事或者安排假期夏令营。对于这个社团我和儿子都表示满意，他喜欢旅行，而我觉得不会多很多额外的作业。

周五的下午，因为国旗班和弦乐队的训练，每次我都要在差不多接近六点才能接到他。他各种紧各种饿得瘫在车前座却顾不上吃我给他准备的点心，“你知道我们商量了半天决定的那个社团是干什么的么？它是一个理财社团！理财跟去远方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为了呼应他的疑问，唱机里响起汪峰的《生来彷徨》，儿子已经开始吃他的火腿鸡蛋三明治，一边口齿不清地问我，“彷徨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彷徨就是像你现在这样，不知道

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他瞪着眼睛驳斥：“瞎说！我每天都要干无数的事，哪有时间彷徨?!”

关于0的问题，讨论一直在继续，因为在儿子的课本里规定0是自然数。而我因为我是1993年以前接受的小学教育，所以0自然也就不是自然数。如今，儿子的问题我已经不敢凭记忆给出答案，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再三考证，似乎怎么说都有点问题。而自己的事情也多需要反复斟酌，似乎怎么做都是对的。一切果然充实的没有时间彷徨。



楼梯口（剪纸）

李守白作



边看边聊

我初识秦怡的美丽，和很多60后一样，是在“文革”后欣赏刚刚解禁的影片《铁道游击队》。她在这部黑白片中扮演的女主角，就是人们已经在小说中熟悉了的鲁南抗日英雄芳林嫂。但那复活般的敌后情节、凛然朴素的巾帼气质、真挚含蓄的热烈情感以及如泉水般美丽活泼的双眼……岂是当下的“抗日神剧”能望其项背的？而常有出差华东任务的我，一坐上奔驰的列车，就会想起秦怡和芳林嫂。后来，我知道的秦怡的美丽故事逐渐多了起来。她不仅仅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更是生活磨难中坚韧不拔的非凡母亲。

我有幸近距离感悟秦怡之

美，是在大师参与的公益活动中。秦怡的家住在徐汇区的天平街道，而我是徐汇区的政协委员，有联系社区的社会责任。记得2006年的一个冬日，秦怡走访收留了30多位“智障学员”的社区阳光之家：3位年轻的学员用口风琴演奏了一曲《我爱阳光我爱家》，整齐的旋律，欢快的乐曲，在大厅里回荡。一曲演奏，秦怡便热烈鼓掌并夸孩子们吹弹得真不错，很有音乐节奏感！她还走进一间间教室，参观了学员们简单劳动作品展。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劳动作品：彩色珠子串起来的生活用品、彩色纸折折叠的多

种飞鸟走禽、五彩缤纷的丝袜花



夜光杯